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

起二

門

入

灌

頂

撰

大師諱智顗字德安俗姓陳氏潁川人也高
宗茂績盛傳於譜史矣暨晉世遷都家隨南
出寓居江漢因止荊州之華容縣父起祖學
通經傳談吐絕倫而武策運籌偏多勇決衆
湘東王蕭繹之荊州列爲賓客奉教入朝領
軍朱异見而歎曰若非經國之才孰爲英王
之所重乎孝元即位拜使持節散騎常侍益
陽縣開國侯母徐氏溫良恭儉偏勤齋戒夢

香煙五彩輕浮若霧縈迴在懷欲拂去之間
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自至何以
去之又夢吞白鼠因覺體重至於載誕夜現
神光棟宇煥然兼輝隣室隣里憶先靈瑞呼
爲王道兼用後相復名光道故小立二字眼
有重瞳父母藏護不欲人知而人自知之矣
至年七歲喜往伽藍諸僧口授普門品初啓
一徧即得而父母遏絕不聽數往每存理所
誦而惆悵未聞奄忽自然通餘文句後以經
驗無所遺失鄉閭嗟異溫故知新其若此乎

年十五值孝元之敗家國殄喪親屬流徙歎
榮會之難久痛凋離之易及於長沙像前發
弘大願誓作沙門荷負正法爲已重任既精
誠感通夢彼瑞像飛臨宅庭授金色手從窻
隙入三徧摩頂由是深厭家獄思滅苦本但
二親恩愛不時聽許雖惟將順而寢哺不安
乃刻檀寫像披藏尋經曉夜禮誦念念相續
當拜佛時舉身投地悅焉如夢見極高山臨
於大海澄渟翳鬱更相顯映山頂有僧招手
喚上須臾申臂至于山麓接引令登入一伽

藍見所造像在彼殿內夢裏悲泣而陳所願
學得三世佛法對千部論師說之無礙不唐
世間四事恩惠申臂僧舉手指像而復語云
汝當居此汝當終此既從寤已方見已身對
佛而伏夢中之淚委地成流悲喜交懷精勤
逾至後遭二親殄喪丁艱荼毒逮于服訖從
兄求去兄曰天已喪我親汝重割我心既孤
更離安可忍乎跪而對曰昔梁荆百萬一朝
僕妾于時久役江湖之心不能復處礪磊之
內欲報恩酬德當謀道爲先唐聚何益銘肌

刻骨意不可移時王琳據湘從琳求去琳以
陳侯故舊又嘉此志節資給法具深助隨喜
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
焉緒授以十成導以律儀仍攝以北度詣慧
曠律師兼通方等故北面事焉後詣大賢山
誦法華經無量義經普賢觀經歷涉二旬三
部究竟進修方等懺心淨行勤勝相現前見
道場廣博妙飾莊嚴而諸經像縱橫紛雜身
在高座足躡繩牀口誦法華手正經像是後
心神融淨爽利常日逮受具足律藏精通先

世萌動而常樂禪悅快快江東無足可問時
有慧思禪師武津人也名高嵩嶺行深伊洛
十年常誦七載方等九旬常坐一時圓證希
有能有事彰別傳昔在周室預知佛法當禍
故背北游南意期衡嶽以希棲遁權止光州
大蘇山先師遙飡風德如飢渴矣其地乃是
陳齊邊境兵刃所衝而能輕於生重於法忽
夕死貴朝聞涉險而去初獲頂拜思曰昔日
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示普
賢道場為說四安樂行於是昏曉苦到如教

起二

三

研心于時但勇於求法而貧於資供切栢爲香栢盡則繼之以栗卷簾進月月沒則燎之以松息不虛甞言不妄出經二七日誦至藥王品諸佛同讚是真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到此一句身心豁然寂而入定持因靜發照了法華若高輝之臨幽谷達諸法相似長風之游太虛將證白師師更開演大張教網法目圓備落景諮詳連環達旦自心所悟及從師受四夜進功功逾百年問一知十何能爲喻觀慧無礙禪門不壅宿習開發煥若華敷矣

思師歎曰非爾弗證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前方便也所發持者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羣萬衆尋汝之辯不可窮矣於說法人中最爲第一時有慧邈禪師行矯常倫辯迷時聽自謂門人曰我所敷弘眞師子吼他之所說是野干鳴心眼未開誰不惑者先師正引經文傍宗擊節研覈考問邈則失徵揚簸慧風則糠粃可識淘汰定水故砂礫易明於是迷徒知反問津識濟仍於是夜夢見三層樓閣邈立其下已坐其上又有

一人攘臂怒目曰何忽邈耶何疑法耶宜當問我先師設難數關賓主往復怒人辭窮理喪結舌亡言因誠之曰除諸法實相餘皆魔事誠已不復見邈及與怒人夕有聞者謂爲調寐旦詣思所具陳是相師曰汝觀般若不退品凡幾種行類相貌九十六道經云人若說法神眴怖之汝既晝折慢憊夜驅惡黨邪不干正法應爾也思師造金字大品經竟自開玄義命令代講是以智方日月辯類懸河卷舒稱會有理存焉唯有三三昧及三觀智

用以諮審餘悉自裁思師手持如意臨席讚曰可謂法付法臣法王無事者也慧曠律師亦來會坐思謂曰老僧嘗聽賢子法耳答云禪師所生非曠之子又曰思亦無功法華力耳代講竟思師誠曰吾久羨南衡恨法無所委汝粗得其門甚適我願吾解不謝汝緣當相揖今以付囑汝汝可秉法逗緣傳燈化物莫作最後斷種人也既奉嚴訓不得扈從衡嶽素聞金陵仁義淵藪試往觀之若法弘其地則不孤付囑仍共法喜等二十七人同至

陳都然上德不德又知音者寡有一老僧厥
名法濟即何凱之從叔也自矜禪學倚卧問
言有人入定聞攝山地動知僧詮練無常此
何禪也答曰邊定不深邪乘闇入若取若說
定壞無疑濟驚起謝曰老僧身嘗得此定向
靈耀則公說之則所不解說已永失今聞所
未聞非直善知法相亦乃懸見他心濟以告
凱凱告朝野由是聲馳道俗請益成蹊大忍
法師梁陳擅德養道開善不交當世時有義
集來會蔣山雖有折角重席忍無所容與先

師觀慧縱橫聽者傾耳衆咸彈指合掌皆言
聞所未聞忍歎曰此非文疏所出乃是觀機
縱辯般若非鈍非利利鈍由緣豐富適時是
其利相池深華大鈍可意得慶餘暉之有幸
使老疾而忘疲先達稱詠故頌聲溢道于時
長干慧辯延入定熙天宮僧晃請居佛窟皆
欲捨講習禪緣差永恨面而誓曰今身障隔
不逐稟承後世弘通必希汲引僕射徐陵德
優名重夢其先門曰禪師是吾宿世宗範汝
宜一心事之既奉冥訓資敬盡節參不失時

序拜不避泥水若蒙書疏則洗手燒香冠帶
三禮屏氣開封對文伏讀句句稱諾若非微
妙至德豈使當世文雄屈意如此耶儀同沈
君理請住瓦官開法華經題勅一日停朝事
羣公畢集金紫光祿王固侍中孔煥尚書毛
喜僕射周弘正等朱輪動於路玉珮喧於席
俱服戒香同飡法味小莊嚴寺慧榮負才輕
誕其日揚眉舞扇扇便墮地雙構巨難難不
稱捷合掌歎曰非禪不智今之法座乎法歲
法師爾日並坐撫榮背而嘲曰從來義龍今

成伏鹿扇既墮地以何遮羞榮答云輕敵失
勢猶未可欺也興皇法朗盛弘龍樹更遣高
足構難累旬磨鏡轉明措金足色虛往既實
而忘反也好勝者懷愧不議而革新斯之謂
歟建初寶瓊相逢讓路曰少欲學禪不值名
匠長雖有信阻以講說方秋遇賢年又老矣
庶因渴仰累世提携白馬警韶定林法歲禪
衆智令奉誠法安等皆金陵上匠德居僧首
捨指南之位遵北面之禮其四方衿袖萬里
來者不惜無貲之軀以希一句之益伏膺至

教食和妙道唯禪唯慧忘寢忘食先師善於
將衆調御得所停瓦官八載講大智度論說
次第禪門蒙語默之益者畧難稱紀雖動靜
合道而能露疵藏寶恩被一切莫知我誰昔
浮頭玄高雙弘定慧厥後沈喪單輪隻翼而
已逮南嶽挺振至斯爲盛者也陳始興王出
鎮洞庭公卿餞送皆迴車瓦官傾捨山積虔
拜殷重因而歎曰吾昨夜夢逢強盜今乃表
諸輓賊毛繩截骨則憶曳尾泥間仍謝遣門
人曰吾聞闇射則應於絃無明是闇也脣舌

是弓也心慮如弦音聲如箭長夜虛發無所
覺知若益一人心弦則應又法門如鏡方圓
如像若緣牽心輓轡無盡若緣杜心自然蹇
澀昔南嶽輪下及始濟江東法鏡屢明心絃
數應初瓦官四十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
百餘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二百人共坐
減十人得法其後徒衆轉多得法轉少妨我
自行化道可知羣賢各隨所安吾欲從吾志
蔣山過近非避喧之處聞天台地記稱有仙
宮白道猷所見者信矣山賦用比蓬萊孫興

公之言得矣若息緣茲嶺嶠峯飲澗展平生之願也陳宣帝有勅留連徐僕射消涕請住匪從物議直指東川即陳太建七年秋九月初入天台歷游山水弔道材之拱木慶曇光之石龕訪高察之山路漱僧順之雲潭數度石梁屢降南門荏苒淹流未議卜居常宿於石橋見有三人阜幘絳衣有一老僧引之而進曰禪師若欲造寺山下有皇太子寺基捨以仰給因而問曰止如今日草舍尚難當於何時能辦此寺老僧答云今非其時三國成

一有大勢力人能起此寺寺若成國則清當呼爲國清寺于時三方鼎峙車書未同雖獲冥期悠悠何日且旋塗出谷見佛隴南峯左右映帶最爲兼美即徘徊留意有定光禪師居山三十載迹晦道明易狎難識有所懸記多皆顯驗其夕乃宿定光之草庵咸聞鐘磬寥亮山谷從微至著起盡成韻問光此聲踈數光舞手長吟曰但聞鳴槌集僧是得住之相憶覩招手相引時不餘人莫解其言仍於光所住之北峯創立伽藍樹植松巢引流遶

砌瞻望寺所全如昔夢無毫差也寺北別峯
呼爲華頂登眺不見羣山暄涼永異餘處先
師拾衆獨往頭陀忽於後夜大風拔木雷震
動山魑魅千羣一形百狀或頭戴龍虺或口
出星火形如黑雲聲如霹靂倏忽轉變不可
稱計圖畫所寫降魔變等蓋少小耳可畏之
相復過於是而能安心湛然空寂逼迫之境
自然散失又作父母師僧之形乍枕乍抱悲
咽流涕但深念實相體達本無憂苦之相尋
復消滅強輟二緣所不能動明星出時神僧

現曰制敵勝怨乃可爲勇能過斯難無如汝
者旣安慰已復爲說法說法之辭可以意得
不可以文載當於語下隨句明了披雲飲泉
水日非喻即便問曰大聖是何法門當云何
學云何弘宣答此名一實諦學之以般若宣
之以大悲從今已後若自兼人吾皆影響頭
陀旣竟旋歸佛隴風煙山水外足忘憂妙慧
深禪內充愉樂然佛隴艱阻舟車不至年旣
失稔僧衆隨緣師共慧綽種苴拾掾安貧無
感俄而陳宣帝詔云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

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
衆費蠲兩戶民用給薪水衆因更聚亦不爲
欣有陳郡袁子雄奔林百里又新野庾崇斂
民三課兩人登山值講淨名遂齋戒連辰專
心聽法雄見堂前有山瑠璃映徹山陰曲澗
琳瑯布底跨以虹橋填以寶飾梵僧數十皆
手擎香爐從山而出登橋入堂威儀溢目香
煙徹鼻雄以告崇崇稱不見並席天乖其在此
矣雄因發心改造講堂此事非遠堂今尚在
但天台基壓巨海黎民漁捕爲業爲梁者

斷谿爲窟者藩海秋水一漲巨細填梁晝夜
二潮噉啖滿窟髓骨成岳蠅蛆若雷非但水
陸可悲亦痛舟人濫殞先師爲此而運普悲
自捨身衣并諸勸助贖窟一所永爲放生之
池于時計詔臨郡請講金光明經濟物無偏
寶冥出窟以慈修身見者歡喜以慈修口聞
聲發心善誘殷勤導達因果合境漁人改惡
從善好生去殺湍潮綿亘三百餘里江谿窟
梁合六十三所同時永捨俱成法池一日所
濟巨億萬數何止十千而已哉方舟江上講

流水品又散粳糧爲財法二施船出海口望
芙蓉山聳峭叢起若紅蓮之始閏橫石孤垂
似菱華之將落師云昔夢游海畔正似於此
沙門慧承郡守錢玄智皆著書嗟詠文繁不
載詡後還都別坐餘事因繫廷尉臨當伏法
遙想先師願申一救其夜夢羣魚巨億不可
稱計皆吐沫濡詡明旦降勅特原詡罪當於
午時忽起瑞雲黃紫赤白狀如月暈凝於虛
空遙蓋寺頂又黃雀羣飛翔動嘈嘈棲集簷
宇半日方去師云江魚化爲黃雀來此謝恩

耳師遣門人慧拔金陵表聞降陳宣帝勅云
嚴禁采捕永爲放生之池陳東宮問徐陵曰
天台功德誰爲製碑答云願神筆王著會宣
帝崩不復得就勅國子祭酒徐孝克以樹高
碑碑今在山覽者墮淚陳文皇太子永陽王
出撫甌越累信殷勤仍赴禹穴躬行方等眷
屬同稟淨戒晝食講說夜習坐禪先師謂門
人智越云吾欲勸王修福穰禍可乎越對云
府僚無舊必稱寒熱師云息世譏嫌亦復爲
善王後出游墜馬將絕越乃感悔憂愧若傷

先師躬自帥衆作觀音懺法整心專志王覺
小醒凭机而坐王見一梵僧擎香爐直進問
王曰疾勢何如王汗流無答僧乃遶王一帀
香氣徘徊右旋即覺搭然痛惱都釋戒慧先
染其心靈驗次悅其目不欲生信詎可得乎
其願文云仰惟天台閣黎德侔安遠道邁光
猷遐邇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之將墜以救
昏蒙顯慧日之重光用拯澆俗加以游浪法
門貫通禪苑有爲之結已離無生之忍現前
弟子颺颺業風沈淪愛水雖飡法喜弗祛蒙

蔽之心徒仰禪悅終懷散動之慮日輪馳騁
羲和之轡不停月鏡迴軒嫦娥之影難駐有
離有會歎息奚言愛法敬法潺湲無已願生
生世世值天台閣黎恒修供養如智積奉智
勝如來若藥王觀雷音正覺安養堯率俱蕩
一乘先師雖復懷寶窮岫聲振都邑藏形幽
壑德慧昭彰陳少主顧問羣臣釋門誰爲名
勝徐陵對曰瓦官禪師德邁風霜禪鑑淵海
昔遠游京邑羣賢所宗今高步天台法雲東
靄永陽王北面親承願陛下詔之還都弘法

使道俗咸荷陳主初遣傳宣左右趙君卿再遣主書朱雷三傳遣詔四遣道人法昇皆帝自手書悉稱疾不當陳主遂仗三使更勅州敦請永陽王諫曰主上虛已朝廷恩敬一言利益則四生有賴若高讓深山則慈悲有隔弟子微弱尚賜迂屈不赴臺旨將何自安答曰自省無德出處又幽過則身當豈令枉濫業緣如水隆去窳留志不可滿任之而已仍出金陵路逢兩使初遣應勅左右黃言寶次遣主書陳建宗延上東堂四事供養禮遇殷

勤立禪衆於靈耀開釋論於太極又講仁王般若百座居左五等在右陳主親筵聽法僧正慧暉僧都慧曠長干慧辯皆奉勅激揚難似冬冰峨峨共結解猶夏日赫赫能消天子欣然百僚盡敬講竟慧暉擎香爐賀席曰國十餘齋身當四講分文析理謂得其門今日出星收見巧知陋由來諍競不止即座肅穆有餘七夜恬靜千枝華耀皆法王之力也陳主於廣德殿謝云非但佛法仰委亦願示諸不建陳世所檢僧尼無貫者萬人朝議策經

不合者休道先師諫曰調達日誦萬言不免地獄繁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篤論唯道豈關多誦陳主大悅即停搜揀然居靈耀過爲褊隘更求閑靜立衆安禪忽夢一人翼從嚴整稱名冠達請住三橋師云冠達梁武法名

起二

十二

三橋豈非光宅遂移居之其年四月陳主幸寺捨身大施又講仁王般若敘經纔訖陳主於大衆內起禮三拜俯仰殷勤以彰敬重太子已下並託舟航咸宗戒範以崇津導先師虛已亡受能安寵辱故澹無驚喜皇太子請

戒文云淵和南仰惟化導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土級引人天照燭光耀託迹師友比丘入夢符契之像久彰和尚來儀高座之德斯秉是以翹心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內外兩教尊師重道由來尚矣伏希俯提從其所請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夜增長今二月五日於崇正殿設千僧法會奉請爲菩薩戒師謹遣主書劉璿奉迎云于時傳香在手而臉下垂淚旣字爲善萌反言成晚後大隋吞陳方悟前旨金陵旣敗策杖荆湘路次益城忽

永樂北藏

天臺智者大師別傳

第一六七冊

夢老僧曰陶侃瑞像敬屈守護於是往憇匡山見惠遠圖像驗鴈門法師之靈也俄而潯陽反叛寺宇焚燒獨有茲山全無侵擾護像之功其在此矣秦孝王聞風延屈先師對使而言雖欲相見終恐緣差既而王人催促迫不得止將欲解纜忽值大風累旬之間妖賊卒起水陸壅隔遂不成行至尊昔管淮海萬里廓清慕義崇賢歸身如舍遣使招引束鉢赴期師云我與大王深有因緣順水背風不日而至菩薩律儀即從稟受先師初陳寡德

起二

十三

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仍求四願一雖好學禪行不稱法年既西夕遠守繩牀撫臆論心假名而已吹噓在彼惡聞過實願勿以禪法見欺二生在邊表長逢離亂身閤庠序口拙暄涼方外虛玄久非其分域間搏節一無可取雖欲自慎終恐樸直忤人願不貴其規矩三微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應重去就去就若重傳燈則闕去就若輕則來嫌誚避嫌安身未若通法願許爲法勿嫌輕重四三十餘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今正

塗旣一佛法再興謬承人沈沐此恩化內竭
朽力仰酬外護若丘壑念起願放其飲啄以
卒殘生許此四心乃赴優旨大王希淨戒
故妙願唯諾請戒文曰弟子基承積善生在
皇家庭訓早趨彝教夙漸福履攸臻妙機須

悟恥崎嶇於小徑希優游於大乘笑止息於
化城警舟航於彼岸開士萬行戒善爲先菩
薩十受寧持最上喻造宮室必先基址徒架
虛空終不能成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
儀孰將安仰誠復能仁本爲和尚文殊冥作

闍黎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
遂通波崙罄髓於無竭善財忘身於法界經
有明文非從臆說深信佛語幸遵明導禪師
佛法龍象戒珠圓淨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
無礙辯先物後已謙挹成風名稱遠聞衆所
知卷二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楫遠延每畏緣
差值諸留難亦旣至止心路豁然及披雲霧
即消煩惱以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於總管金城殿設千僧會敬屈授菩薩戒
戒名爲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宗奉極以

永樂北藏

天臺智者大師別傳

第一六七冊

此勝福奉資至尊皇后作大莊嚴同如來慈
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師云大王紆
遵聖禁名曰總持王曰大師傳佛法燈稱爲
智者所獲檀觀各六十種一時迴施悲敬兩
田使福德增多以資家國香火事訖汎舸衡
峽大王麾駕貴州臨江奉送供給隆重轉倍
於前旣值便風朝發夕還而渚宮道俗延頸
俟望扶老携幼相趨戒場垂黑戴白雲屯講
座聽衆五千餘人旋鄉答地荆襄未聞旣慧
日已明福庭將建於當陽縣玉泉山而立精

舍蒙勅賜額號爲一音重改爲玉泉其地本
來荒險神獸蛇暴諺云三毒之藪踐者寒心
創寺其間決無憂慮是春夏旱百姓咸謂神
怒故智者躬至泉源滅此邪見口自呪願手
又攜畧隨所指處重雲靉靄籠山而來長虹
煥爛從泉而起風雨衝溢歌詠滿路荊州總
管上柱國宜陽公王積到山禮拜戰汗不安
出而言曰積屢經軍陣臨危更勇未嘗怖懼
頓如今日其年王使奉迎荆人違覲向方遙
禮臨岐望絕旣而重履江淮道俗再馳欣戴

起二

十五

大王尸波羅蜜先到彼岸智波羅蜜今從稟
受請文云弟子多幸謬稟師資無量劫來悉
憑開悟色心無作昔年度受身雖踈漏心護
明珠定品禪枝併散歸靜荷國鎮藩爲臣爲
子豈藉四緣能入三昧電光斷結其類實多
慧解脫人厥朋不少即日欲伏膺智斷率先
名教永汎法流兼用治國未知底滯可開化
不師嚴道尊可降意不宿世根淺可發萌不
菩薩應機可逗時不書云人生在三事之如
一沉譚釋典而不從師今之慊言備歷素欵

成就事重請棄飾辭答曰謬承人汎擬迹師
資顧此膚踈以非特許沉隆高命彌匪克當
徒欲沈吟必乖深寄重請云學貴承師事推
物論歷求法界措心有在仰惟宿植善根非
一生得初乃由學俄逢聖境南嶽記荊說法
第一無以仰過照禪師來具述斯事于時心
喜以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彼國明試瓦官
大集衆論鋒起榮公強口先被折角兩瓊繼
軌纔獲交綏忍師讚歎嗟唱希有弟子仰延
之始屈登無畏釋難如流親所聞見衆咸瞻

永樂北藏

天臺智者大師別傳

第一六七冊

仰承前荆楚莫不歸伏非禪不智驗乎金口
比聞名僧所說智者融會甚有階差譬若羣
流歸乎大海此之包舉始得佛意唯願未得
令得未度令度樂說不窮法施無盡復使柳
額言稽首虔拜云云智者頻辭不免乃著淨名
經疏河東柳額言東海徐陵並才華族胄應
奉文義緘封寶藏王躬受持今王入朝辭歸
東嶺吳民越俗掃巷洵溝沿道令牧播華交
候寺舊所荒廢凡一十二載人蹤久斷竹樹
成林還屆半山忽見沙門眉髮皓然秉錫當

路衆共咸覩行次漸近逡巡韜祕聖猶尚候
沉人情乎智者雅好泉石負杖閑游若吟歎
曰雖在人間弗忘山野幽幽深谷愉愉靜夜
澄神自照豈不樂哉後時一夜皎月映牀獨
坐說法連綿良久如人問難侍者智晞明旦
啓曰未審昨夜見何因緣答曰吾初夢大風
忽起吹壞寶塔次梵僧謂我云機緣如薪照
用如火傍助如風三種備矣化道即行華頂
之夜許相影響機用將盡傍助亦息故來相
告耳又見南嶽師共喜禪師令吾說法即自

念言餘法名義皆曉自裁唯三觀三智最初
面受而便說說竟謂我云他方華整相望甚
久緣必應往吾等相送吾拜稱諾此死相現
也吾憶小時之夢當終此地所以每欣歸山
今奉冥告勢當不久死後安厝西南峯所指
之地累石周屍植松覆坎立二白塔使人見
起二
者發菩提心又經少時語弟子云商行寄金
醫去留藥吾雖不敏狂子可悲仍口授觀心
論隨語疏成不加點潤論在別本其冬十月
皇上歸蕃遣行參高孝信入山奉迎因散什

物用施貧無標杙山下處擬殿堂又畫作寺
圖以爲式樣誠囑僧衆如此基陛儼我目前
棟宇成就在我死後我必不覩汝等見之後
若造寺一依此法弟子疑曰此處山澗險峙
有何緣力能得成寺答云此非小緣乃是王
家所辦合衆同聞互相推測或言是姓王之
王或言是天王之王或言是國王之王喧喧
成論竟不能決今事已驗方知先旨乃說帝
王之王標寺基已隨信出山行至石城乃云
有疾謂智越云大王欲使吾來吾不負言而

來也吾知命在此故不須進前也石城是天
台西門大佛是當來靈像處所既好宜最後
用心衣鉢道具分爲兩分一分奉彌勒一分
充羯磨語已右脇西向而卧專稱彌陀般若
觀音奉請進藥即云藥能遣病留殘年乎病
不與身合藥何能遣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
智晞往日復何所聞觀心論中復何所道紛
紜醫藥擾累於他又請進齋飯報云非但步
影爲齋能無緣無觀即真齋也吾生勞毒器
死悅休歸世相如是不足多歎即口授遺書

并手書四十六字蓮華香爐犀角如意留別
大王願芳香不窮永保如意書具別本封竟
索三衣鉢命淨掃洒唱二部經爲最後聞思
聽法華竟讚云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曠
大微妙難測四十餘年蘊之知誰可與唯獨
明了餘人所不見輟斤絕絃於今日矣聽無
量壽竟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
易往無人火車相現能改悔者尚復往生況
戒慧熏修行道力故實不唐捐梵音聲相實
不誑人當唱經時吳州侍官張達等伴五人

自見大佛倍大石尊光明滿山直入房內諸
僧或得瑞夢或見奇相雖復異處而同是此
時唱經竟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法
界三觀四無量心四悉檀四諦十二因緣六
波羅蜜一一法門攝一切法皆能通心到清
涼池若能於病患境達諸法門者即二十五
人百金可寄今我最後策觀談玄最後善寂
吾今當入智朗請云伏願慈留賜釋餘疑不
審何位歿此何生誰可宗仰報曰汝等懶種
善根問他功德如盲問乳蹶者訪路告實何

益由諸慵候故喜怒呵讚既不自省倒見譏
嫌吾今不久當爲此輩破除疑謗觀心論已
解今更報汝吾不領衆必淨六根爲他損已
只是五品位耳汝問何生者吾諸師友侍從
觀音皆來迎我問誰可宗仰豈不曾聞波羅
提木叉是汝之師起二吾常說四種三昧十九是汝明
導教汝捨重擔教汝降三毒教汝治四大教
汝解業縛教汝破魔軍教汝調禪味教汝折
慢幢教汝遠邪濟教汝出無爲坑教汝離大
悲難唯此大師能作依止我與汝等因法相

遇以法爲親傳習佛燈是爲眷屬若不能者
傳習魔燈非吾徒也誠維那曰人命將終聞
鐘磬聲增其正念唯長唯久氣盡爲期云何
身冷方復響磬世間哭泣著服皆不應爲言
訖加趺唱三寶名如入三昧以大隋開皇十

七年歲次丁巳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時入滅
春秋六十僧夏四十至于子時頂上猶煖雖
復不許哀號門人哽戀心沒憂海不能自喻
日隱舟沈永無憑仰加趺安坐在外十日道
俗奔赴燒香散華號繞泣拜過十日已殮入

禪龕之內則流汗徧身綿帛掩拭沾濡若浣
既而歸佛隴而連雨不休弟子咒願願賜威
神纔動泥洹之輦應手雲開風噪松悲泉奔
水咽道俗弟子侍從靈儀還遺囑之地龕墳
雖掩妙迹常通謹書十條繼于狀末

其勅昔在蕃寅覽別書感對潛塞向淨名疏
而咒願曰昔親奉師顏未敢咨決今承遺旨
何由可悟若尋文生解願示神通夜仍感夢
羣僧集閣王自說義釋難如流見智者飛空
而至瀉七寶珊瑚於閣內還更飛去王後答

遺旨文并功德疏慰山衆文並在別本送經
一藏銅鐘二口香播委積衣物豐華王人降
寺歲月相望每至忌辰結齋不絕司馬王弘
依圖造寺山寺秀麗方之釋宮創寺已後即
登春坊故知皇太子寺基此瑞驗矣王家造
寺斯又驗矣是二三國成一斯又驗矣寺名國清
此又驗矣靈瑞殷勤聯翩四驗古今可以爲
例焉

其朱方天香寺沙門慧延彼土名達昔游光
宅早沾法潤忽聞遷化感咽彌辰奉慕尊靈

爲生何處因寫法華經以期冥示潛思累旬
夢見觀音高七層塔光焰赫奕過經所稱智
者身從觀音從西來至延夢裏作禮乃謂延
曰疑心遣否延密懷此相口未曾言後見灌
頂始知臨終觀音引導事驗懸契欣嗟無已
其土人馬紹宗居貧好施刈稻百束以供寺
僧執役疲勞身如有疾心作是念我由施故
而感斯患未測幽冥當有報否因極寢卧夢
見智者加趺坐一牀燒香如霧安慰紹宗汝
家貧好施何疑無福種種勸喻辭繁不載爾

夜宗兄及宗妻母三人共夢曼朝各說異口
同言香氣盈家經日不歇宗親感歎冥聖不
遙

其開皇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佛隴僧衆方就
坐禪師現常形進堂按行上座道修良久瞻

奉其年十月十八日有海州連水縣人丘彪

晝發誓於龕夜見僧排戶彪即起禮拜云勿
拜安隱無慮也遶寺一市彪隨後奉尋出門
數步奄然便失當其月十二日有海州沐陽
縣人房伯奴衛伯玉於智者舊室而見其形

狀事相如在

其開皇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土人張造年邁
脚蹶曳疾登龕拜曰早蒙香火願來世度脫
仍聞龕內應聲又聞彈指造再請云若是冥
力重賜神異即復如初造泣而拜戀慕忘返
其仁壽元年正月十九日永嘉縣僧法曉生
聞勝德歿傳妙瑞悔不早親追恨疚心故來
墳所旋千帀禮千拜於昏夕間龕戶自開光
明流出照諸樹木枝葉炳然合寺奔馳所共
瞻禮

其仁壽二年八月十三日沂州臨沂縣人孫
抱長午前於龕所奉見信心殷重後限滿被
替獨到龕所辭別洒淚向僧說如此

其大業元年二月二十日土人張子達母俞
氏年登九十患一脚短凡十八年自悲已老
到墳奉別設齋專至即覺短脚還申行步平
正宛如少時此嫗悲喜見人即述遙禮天台
以爲常則

其荊州弟子法偃於江都造智者影像還至
江津像身流汗拭已更出道俗瞻禮如平生

汗痕尚在

其荊州玉泉寺造石碑未得鐫刻智者像至
而碑上自然生脉成文曰天地玄用出生或
有磨刮其辭彌亮一境觀讀三日方失

智者弘法三十餘年不畜章疏安無礙辯契

七二

七二

理符文挺生天智世間所伏有大機感乃爲
著文奉勅撰淨名經疏至佛道品爲二十八
卷覺意三昧一卷六妙門一卷法界次第章
門三百科始著六十科爲三卷小止觀一卷
法華三昧行法一卷又常在高座云若說次

第禪門一年一徧若著章疏可五十卷若說法華玄義并圓頓止觀半年各一徧若著章疏各三十卷此三法門皆無文疏講授而已大莊嚴寺法慎私記禪門初分得三十卷尚未刪定而法慎終國清寺灌頂私記法華玄初分得十卷止觀初分得十卷方希再聽畢其首尾會智者涅槃鑽仰無所髮髯龍章未盡要妙深識者自尋得其門也學士法喜凡事十七禪師年登耳順方逢智者陳嵩書毛喜嘲之曰尊師猶少弟子何老答云所事者

德豈在於年又問曰何者爲德答云善巧說法即後代富樓那破魔除障即是優波鞠多毛喜自善其辭談之朝野常爲口實又常行方等懺雉來索命神王遮曰法喜當往西方次生得道豈償汝命耶仍於瓦官寺端坐入滅建業咸觀起二天地共知又有慧瑯世三因聽法而發定道勢因領語而觀開淨辯強記有瀉瓶之德於佛隴燒身慧普修懺象王便現法慎學禪微發持力此二三子不幸早亡門人行解兼善堪爲後進師者多矣皆內祕珍寶不

令人識今畧書見聞如上梁晉安王中兵叅軍陳鍼即智者之長兄也年在知命張果相之死在晦朔師令行方等懺鍼見天堂牌門此是陳鍼之堂過十五年當生此地遂延十五年壽果後見鍼驚問君服何藥答但修懺耳果云若非道力安能超死耶梁方茂從師習坐忽發身通微能輕舉智者呵云汝帶妻子何須學此宜急去之大中大夫蔣添玳儀同公吳明徹皆稟息法脚氣獲除法雲遠覃例皆如此灌頂多幸謬逢嘉運濫齒輪下十

有三年戴天履地不測高深以開皇二十一年遇見開府柳顧言賜訪智者俗家桑梓入道緣由皆不能識克心自責微知醒悟仍問遠祖於故老即詢受業於先達瓦官前事或親承音旨天台後瑞隨分憶持然深禪博慧妙本靈迹皆非淺短能知但戀慕玄風無所宗仰輒編聞見若奉慈顏披尋首軸涕泗俱下謹狀

銳法師云大師所造有爲功德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經十五藏親手度僧一萬四千餘人

